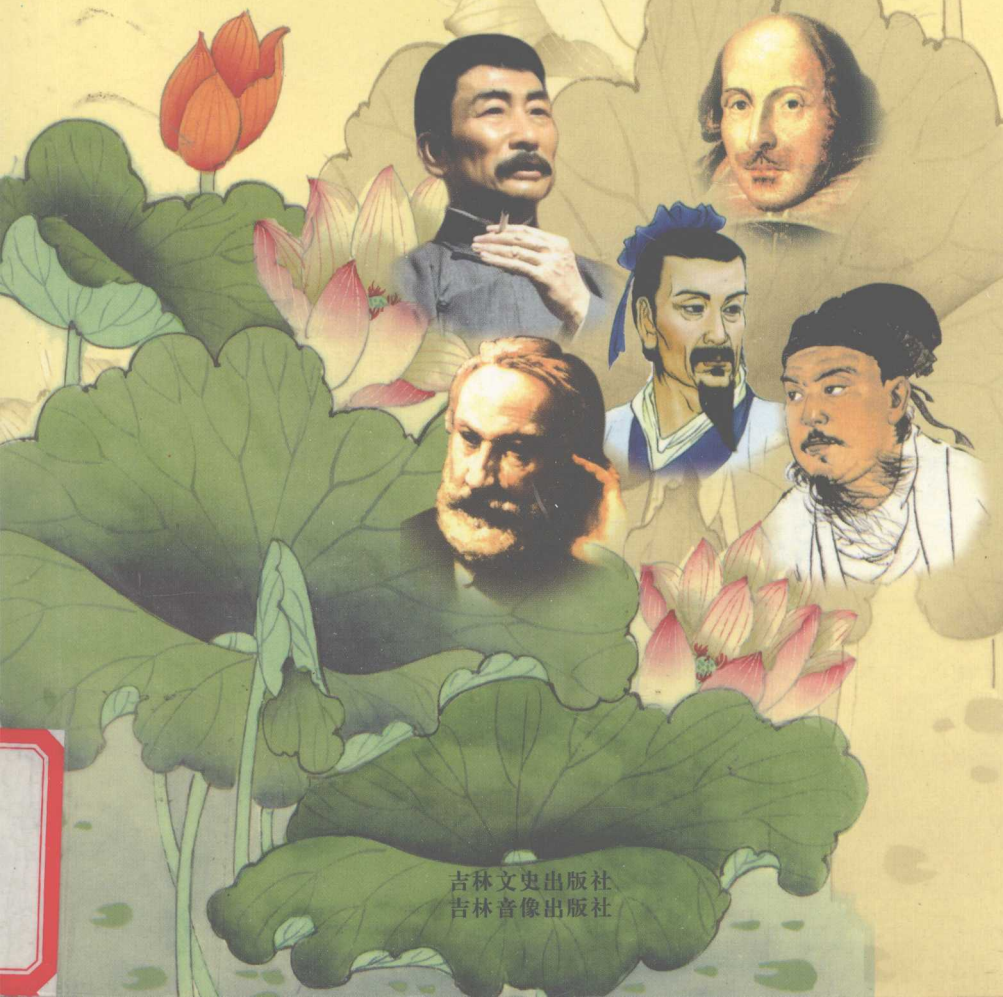


文豪书系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WEN BAO SHI XI

曹雪芹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曹雪芹

第 22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曹雪芹	(1)
红楼梦	(31)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3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41)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49)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60)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68)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79)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88)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97)

-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105)
-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112)
-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119)
-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27)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32)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39)
-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46)
-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53)
-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62)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84)

曹雪芹

曹雪芹，名霁，字匠圃，别号雪芹，清代康熙年间人。

八旗世家

曹雪芹的远祖是宋朝开国元戎之一的曹彬。北宋初年，曹彬统兵平定四川，灭南唐统一江南，又攻取山西、河北，为宋王朝的建立立下殊功。他生前是统率全国兵马的枢密使，死后追封为济阳郡王。《宋史》上除了记载他的武功之外，还记载着他许多律己、治下严而仁厚的动人事迹。譬如有一次他的一个下属犯了罪，但定罪一年之后，曹彬才下令惩治罪人；别人不明白曹彬为什么延期执行，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才结的婚，如果我当时惩罚他，他的父母一定以为是新娶的媳妇给丈夫带来的罪过，那样，公婆就会折磨媳妇，那媳妇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要把那罪人缓办，但也不应弃法律，故一年后执行。”

曹雪芹很可能读过《宋史》上他远祖的传记，《红楼梦》第七十九回，就用了“宋太祖灭南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典故。而我们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对那些年轻纯洁的女性的同情、关怀、体贴上是否可以窥见与作者远祖那不乏人情味的性格之间那若有若无的精神照应呢？

《宋史·曹彬传》中还有一个细节：曹彬周岁生日，他的父母把许多器物玩具摆在婴儿面前，看婴儿拿什么。结果，小曹彬左手抓起干戈，右手捧起俎豆，又拿起一枚印玺，其他东西他连一眼都不看。父母亲戚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孩子将来要成为大将军的征兆。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第二回,曹雪芹也描写了贾宝玉周岁生日“抓周”的情景:宝玉别的玩物一样不抓,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使他的父亲贾政大不高兴,认为这孩子将来不过是酒色之徒。宝玉不但周岁时只抓钗环不抓官印,到他长到十来岁依然是这样。那次他得到一支闺中玩具金麒麟,一不小心丢离,被湘云捡到,取笑他:“幸而是这个,明儿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宝玉答到:“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

真的,那宝玉绝对不是个领兵打仗的材料,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一细节中联想:曹雪芹的确认同他的远祖曹彬,并对《宋史·曹彬传》有深刻印象呢?

曹彬是河北真定府录寿人。他的后代支派繁盛,各省都“分布”。其中一支,在明朝初年移居到东北辽阳,在那里繁衍生息。直到明代末年,出了个曹世远,是明朝沈阳地方的一名官员;辽宁曹姓一族传到曹世远,已经是第九代了,他就是曹雪芹的直系始祖。

这就是说,曹雪芹的先祖从关内、从南方来,定居东北辽阳,辽阳是他的祖籍。

曹雪芹的始祖、高祖,在明末清初,又随清兵入关,住到北京。后来,曹雪芹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和叔父,又被清朝皇帝派到南京、苏州、扬州做官,曹雪芹生于南京,他在秦淮烟江、钟山灵气间,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其间可能随长辈住过苏州、扬州。

雪芹的父祖几辈在江南做官六十年败落后又迁回北京。这座北方的古都,它的皇城根、它的西山麓,是雪芹从青年到晚年的居留地。在这期间,雪芹可能因故曾回过南京,寻觅过“秦淮旧梦”与故居的“废馆颓楼”。雪芹的好友有两句诗,披露雪芹在北京的生活和思绪:“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家族命运与本人生涯的大起大落,使雪芹酝酿并创作出了《红楼梦》。伟大作家终于在贫病交加中逝去,长眠于西山。

就这样，曹雪芹的祖籍、生地、死地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他的遗迹、他的心魂，在祖国广大的幅员里和历史的时空中南来北往。他的《红楼梦》，他在《红楼梦》中的笔触，也南来北往。《红楼梦》既写到贾府在东北的庄园，写到庄头趟过五尺深的雪，走了一个多月，送来的鹿獐、熊掌、鲟鱼等白山黑水间的风物，也写到：“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姑苏，以及江南的物产与园林胜景，既写出纯熟的北京口语，也写出地道的“南省”方言，正如《红楼梦》第三十九回脂砚斋批语指出的，《红楼梦》所写的“皆东南西北互相兼用”。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探讨曹雪芹的籍贯既很重要又不甚重要，因为他属于中国，《红楼梦》也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曹雪芹是汉族人，不是满族人，但他是汉姓满州旗人。他的祖上很早就归入满州旗籍，曹家汉俗与满俗、汉文化与满文化相兼。和籍贯一样，曹雪芹的心灵也不为某一族别文化所限，他是中华文化的承祧者。

正当雪芹始祖（曹世远）做着明朝沈阳地方官员的时候，满族的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崛起，势力遍及黑龙江流域和山海关以北广大地区。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满州旗兵攻占沈阳，曹世远被俘，成了满州人旗旗——正白旗旗主的奴隶——满语叫“包衣”，包衣即满州家奴役身份是不能改变的，从此曹家世代成为“正白旗包衣人”，雪芹当然也有包衣身份。

祖辈早年随马上得天下的满清统治者，效命沙场，并因勋劳而受擢拔的家史，雪芹显然熟悉。后来他写《红楼梦》，有意无意地提到贾府是“武荫之属”，宁荣二府的祖宗是从战场的死人堆里拖得命来的，“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类似的描写，都曲折隐约地传出那正白旗包衣曹家先世铁甲驰驱的遥远回声。

曹家和“呼吸通帝座”的八旗豪门世家有不少显贵的亲戚。

《红楼梦》第四回写到列有金陵“本地名宦之家”名单的“护官符”，其中贾、史、王、薛四家还编成了“俗谚口碑”，并说明“这四家

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而且“世交亲友都在外者，本亦不少”。

曹雪芹不会直接把自己的家族写在里面，但曹家显然也属于类似的高门巨族。

曹雪芹对父祖辈的或同时同辈的这些亲戚有的接触过，有的只是听过。他们的生活、性格、行为，给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素材。他塑造的宝玉形象，的确有生活的根据，但也融进了曹雪芹的个性与理想。宝玉不喜欢与亲朋中的“峨冠博带”官派十足，满口仕途经济的“为官作宰”者交往，他唯一愿意接触的，只是北静王水溶这样的“不为官俗国体所缚”的贵人。雪芹本人也是个不屑于和官宦显贵攀附的叛逆者。他小时候锦衣玉食，长成后因家庭败落，一贫如洗，却持身耿介，并不希求富贵显达的亲戚接济，直到在贫困中死去。

江南年少

曹雪芹的祖籍、旗籍、祖宗以及他们对曹雪芹的影响，这些家世背景，我们在上一章里交待过了。从本章起我们开始介绍曹雪芹。

曹雪芹本名霁，字芹圃，但看来这孩子长大后，不喜欢这名字的颂圣和举仕意味，自己另取别名叫雪芹，用来代替本名。苏轼的《东坡八首》诗有句“泥芹有宿根”，“雪芹何时动。”苏辙诗《新春》有句：“园父初挑雪底芹。”芹根入土，终冬覆雪，新春从泥中出，从白雪下出。生命在泥土中冰雪下，在春天里，这是个深沉、高洁、生机勃勃、诗意盎然的名号。名如其人，其中有取名者的个性和人格理想的寄予。

雪芹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出生，至今未有考得。研究者有几种假定推断：①约生于雍正二年；②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③

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11月初,这些假定推断都各有理由,但理由不充分,因而都不能定论。

对曹雪芹是谁之人子也属于假定推断。研究者迄今有三种见解:①他是曹颀之子,康熙五十年十一月生于北京,生下几个月后,康熙五十一年六月,他的祖父曹寅就去世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他长到四岁,父亲曹颀也去世。但这种见解同曹颀死时,李煦的奏折说曹颀病故,其孀母无依,需要过继侄子曹遗为曹寅承继宗桃之语,以及曹遗奏折中说曹颀无嗣之语均不合,所以难以成立。②他是曹颀的遗腹子,康熙五十四年春夏间生于南京。这是根据曹遗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的奏折中有“奴役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不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之语推断的。③他是曹遗之子,生于雍正二年,这是根据曹雪芹死后他的友人敦诚挽诗的编年和诗中“四十年华付杳冥”之语推断的。其时曹颀已故多年,只能定为曹遗之子。但这种推论的思路和方法颇多支绌,难足凭信。

归结起来说,雪芹是曹颀的遗腹子,父亲曹颀于康熙五十三年冬从南京到北京公干,于年底或转年正月于京中病故,父亲死时母亲腹中已有四五个月的胎儿。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春夏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内落生。

江宁织造府是曹家老宅。曾祖父曹玺任江南织造时,亲手在院中种了一株楝树,在树旁盖一座亭子,取名楝亭,作为他的两个儿子在这里读书的书斋。到祖父曹寅继任江宁织造,楝树已枝繁叶茂。曹寅追慕先人,以楝亭作为自己的别号。他常常在楝亭接待宾客,遍请南北名士为楝亭绘图题咏,至今留存的《楝亭园咏》有四卷。曹寅身后,他的子、侄曹颀、曹遗承袭江宁织造之职。数十年间,曹家先辈后人在楝树亭下生息繁衍,最终也在楝树楝亭下败落离散。楝树楝亭既是曹家先世遗泽,也是曹府岁月的象征。

雪芹在楝树荫下出生,他出生的时候,生父已辞世半年多,祖

父长逝四年了。叔父也是养父刚刚接替迭连已故的父兄担任亏空巨大的江宁织造,已开始迎来曹家多事之秋。几十年来一直关怀着曹家的康熙皇帝也已到晚年,在曹寅、曹颀父子相继病亡之时,康熙一再颁示“旷典奇恩”,对包衣老臣一家着意保全。因此曹家中人头上罩着的,还是皇恩浩荡而不是沉重的乌云。楝树依然年年盛夏绿荫如盖。雪芹在这片绿荫下从童年进入少年。直到出生十三年后的暮冬,寒云低垂楝叶凋零的某一天,继位五年的雍正帝下谕旨,曹颀获罪抄家,旋即被遣离南京返北京。雪芹在楝树下生活了十四个年头,基本上仍是在锦衣玉食,富贵温柔的氛围中。

楝树给了这个少年许多精神滋养。楝亭这个当年祖父读书的地方,现在成了少年读祖父藏书的地方。祖父藏书十多万卷,经史子集、佛典道书、诗间剧曲、小说传奇、古画法书、古董珍玩,应有尽有,琳琅满目。这是喜欢杂学旁收的少年驾轻舟而航学海之处。

这也是少年从家中人口碑中“阅读”天字“家乘”之处。当然不会有专人专场为他痛说家史。但祖母李氏健在,在他出生时还只五十多岁。还有母亲马氏,还有许多长辈、老家人,他和他们,不知多少回在闲话中,说笑中于童稚的雪芹耳边,讲述家族的往事传闻。

这个聪慧的少年,这个情感丰富细腻、文思活泼的少年,在阅读祖父诗文遗作《楝亭诗钞》、《荔轩集》等等时,对文采风流的祖父、对老宅会生出多少遐想!

而且旧时花木亭榭仍在,它们都是见证。难道那楝树驳裂的树皮,那楝亭剥落的墙壁,就不会无言地向雪芹诉说什么吗?

楝树,楝亭,给一个少年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蕴意?是一种历史和另一种历史的启示?

那一片春夏的浓荫中,和秋冬的落叶下,人们会寻觅到养育日后伟大作家的摇篮么?

雪芹家上溯几代,子息不繁。高祖、曾祖、祖父三世,都只生两

个儿子。当祖父得了头子曹颀的时候，起了个小名叫“连生”，意思是祝愿连着生下去。后来倒又生了一个小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从此就再也没生过儿子。祖父很伤感，写诗说：“零相摧亚子，孤弱倒寒门。”为了延续香火，祖父早早就给大儿子曹颀成婚，可是直到曹寅病故，也盼不来孙儿，而且祖父病故三四年后，他唯一的儿子曹颀也病亡了。但留下遗腹子，就是曹雪芹。

祖父和生父死后，叔父曹遗奉康熙皇帝之命出继过来，以“养贍孤寡”，孤就是孤儿雪芹，寡就是雪芹的祖母李氏和母亲马氏，所谓“两世孀妇”。

雪芹是祖父遗下的唯一的嫡亲承重孙，因此极受祖母疼爱，这和《红楼梦》中贾母对孙儿宝玉差不多，“爱如珍宝”，“命根一样”。因为祖母溺爱，家人对他就像捧“凤凰”似的。

雪芹没有亲兄弟，但叔伯兄弟是有的。他有两个亲姑姑，大姑被纳为平郡王妃，出嫁前对他极疼爱，他还有叔伯姐妹，以及许多表姐妹。

因为是两世单传，“独根孤种”，雪芹也就从小时候在内眷中嬉戏，在绮罗丛中长大。亲戚们往来，女亲们年长的钟爱他，年轻的也不回避而且亲近这个聪敏文稚的小男孩。这孩子对年轻的和同辈们贵族闺秀接触得多，对年轻的丫环们接触得多，他熟悉和理解她们，亲近和尊重她们。她们中间美的、聪明、有才识的女孩不少。她们的地位有高尚的主子和卑下的奴婢之分，但她们作为女孩子，那心灵的纯洁是没有主奴之别的。她们中的许多人，小姐也罢，丫环也罢，各有各的悲剧命运。她们是雪芹童年的友伴，他和她们在一片童稚的光明自在天地里，共有欢乐和温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这样写宝玉和姐妹丫头们的日常生活：“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抓了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而她们每个人的悲哀与愁苦，特别是曹家败落后和她们共有的悲惨境遇，更

使雪芹难以忘怀。多少年以后，雪芹写作《红楼梦》，与其说他是为自己而写，毋宁说是为她们而写，为“记叙当日闺友闺情”而写，为“万艳同悲”而写。“风尘怀闺秀”正是雪芹写作《红楼梦》的一个契机。所以《红楼梦》在创作进程中，又曾名《金陵十二钗》。当然《红楼梦》的实际内容和意义，是远远超过“家庭闺阁琐事”的。

虽说雪芹在绮罗丛中长大，并因此而对他的秉性的养成有很大影响，但雪芹并不是像今天人们所说的那种“小皇帝”，那种女性化的“奶油少年”。

作为百年望族的这个少年公子，受过那个时代贵族少年应受到和所能受到的最严格最全面的教育。

他在家中由业师教授学业，也在塾中上学。不管他当时愿意不愿意，他必须接受最正规的和最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经典文化、古典文化的教育。他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读《诗》《书》《礼》《乐》《春秋》这“五经”，要学八股文。《红楼梦》第九回描写贾府家塾很不堪入目，但那是小说的描写，包含着雪芹成年后反顾的批判意识，实际上雪芹家学未必如此。童年的课业毕竟为未来的作家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读“正经书”之外，习学也是课业。大字小楷，他一天要写许多张。

他还要练习射箭。八旗子弟是都要练习骑马射箭的。曹府里有射堂，那是习射的场地。祖父生前，在诗中就有这样的吩咐：“执射吾家事，儿童慎挽强”。可见学习射箭是给雪芹规定的功课。《红楼梦》中所写到箭道、射圃，写到贾宝玉等习射的情形，宝玉的侄儿——小小的贾兰拿张小弓在大观园山坡上下奔跑射鹿玩。少年雪芹也是这个样子。

他还要学绘画。曹府家藏古代名画和当代名流字画无数。《红楼梦》第五回写到秦可卿房间里挂着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我们读有关资料，正巧见到有人为雪芹祖父所藏唐寅《美人图》题

词：“睡起云鬓欹未整，懵腾懒下庭除。摘来纤玉嗅香初。红襟一抹，衫色学莺梳。梦去如醒醒似梦，丹青巧样难图……”这张画令人自然想到秦可卿房中之画，可见雪芹对祖父藏画是极熟的，笔之所至，就挪用到《红楼梦》中了。《红楼梦》还写道惜春画画以及宝钗等对绘画、画笔、颜料的谈说。这些都反映着雪芹幼时学画情形。雪芹晚年曾卖自己作的画换酒钱，说明他在绘画上童年就有基础。

他也会下棋，下棋又叫“手谈”。日常无事，雪芹会和姊妹兄弟及奴仆下人手谈。《红楼梦》第十七回，宝玉为大观园题联额，有“宝鼎茶闲烟尚绿，幽宿棋黑指尤凉”之联，恐怕也是眼前实景。

他也喜欢听戏。曹府有自己的戏班子。曹府的阔亲戚们也都是“有戏的人家”。家宴时常用戏助兴，也请一些名角来家演戏。《红楼梦》中有不少描写戏曲演出的场面，写到宝玉与优伶的交往，以及他对优伶的尊重。可见雪芹幼时也是颇为迷戏的。

他也参与堂、表兄弟们以及亲戚世家子弟们的游乐。曹府中以及曹府外的纨绔子弟们的日常“功课”，不外乎“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雪芹与他笔下的宝玉，是比较清纯的公子哥儿，也未必都参加那些斗鸡走马的活动，但有的就是他们经历过的，那些不堪入目的也是他见过，听过的。他也学到了一些“精致的淘气”，或粗俗的淘气，未尝不感染过某些纨绔习气。

雪芹这个贵族少年公子，在富贵温柔乡中度过了童年。

大厦倾覆

雪芹在江宁织造府，在富贵温柔乡中，度过了童年与少年的悠游岁月。但他的少年时代是被迫提前结束的。在十三四岁上，曹家家世突然由盛转衰。

曹家赫赫扬扬，历经百年，成为东南一隅有名的豪门贵族，一

靠皇帝的恩典作政治后台，二靠掌管江南雄厚财赋作支撑。

曾祖、祖父、父亲、叔父三世四任江南织造达六十年。曾祖做过两浙盐法道，祖父轮任两淮巡盐御史十年，依仗的是皇帝特别是康熙皇帝的特别眷顾，他们是康熙皇帝的乳公，乳兄弟，乳子侄，是皇帝得力的近臣。

他们掌管着朝廷在东南脂膏之地的巨大财赋。两淮巡盐御史虽说巡视两淮，实际上统辖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四省三十六府的盐业生产，盐业供应，盐业转运以及盐业赋税。据历史文献资料，称“两淮盐课甲天下”，“两淮岁课当下租庸之半，损益盈动关国计”，曹寅的奏折就说：“盐政虽系税差，但上关国计下济民生。”有位与曹寅唱和的诗人，描写扬州盐臣使院之所见：“吴楚七千里，首尾百万户。舳舻转东南，国用十之五。”既然两淮盐课占全国赋税之半，那么说它扼朝廷财政命脉也不过分。因此曹寅及妻兄李煦，绝对是经济大员。

康熙帝委派曹寅、李煦轮值两淮巡盐御史，一方面是通过他们直接掌握国家财赋要地，另一方面也是他能够用盐课收入填补江宁、苏州两织造府的巨大财务亏空。这倒不完全是皇帝对近臣的照应，而是因为他深知两织造府历年积欠的巨额公款，与接待自己南巡有关。

康熙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都是由曹寅、李煦负责接待。实际上因为曹寅在南京任江宁织造，又在扬州兼巡盐御史，皇帝每次南巡，他都得接三回驾：先在扬州接驾把皇帝送到苏州，又得返回南京准备接驾，南京接驾毕还得随驾到扬州送皇帝北返，这样四次南巡，接驾就有十二回。每次接驾都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要修理河道海塘，修建豪华行宫，准备器物，演戏摆宴，各处游玩，进贡大量古董宝物，圣驾所到之处要修建御书碑亭……那庞大的开支都由江宁、苏州织造府和盐院供应，接驾排场的糜费难以想象。皇帝经过的地方，地上铺着望不到头的红地毯，上头张着遮天蔽日的绵绣

帐幕,房屋都用华贵彩缎装修起来,所建的行宫,简直是用比河沙还多的金钱堆起来的,那惊天动地的排场与花费,曹雪芹没有赶上亲见,但他童年时一定听到家人传述,日后就在《红楼梦》中留下明显带有贬意的记录。曹雪芹还特地在七回书里,刻意描写贾府迎接贾妃省亲前后经过,其中写贾府兴建省亲别墅大观园和写省亲场面,就整用了两回书,使南巡接驾的大世面,来了一次小型化的再现。接待贾妃的花费,单单就贾链到姑苏采办十二个学戏女孩子请教习,采办行头,就花了三万银两,兑额之巨可想而知。事后贾蓉说:“再二年,再省一回亲,保怕就净穷了。”有意味的是康熙南巡,也是每隔两年一次。这就是脂砚斋批评指出的“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这对皇帝不打紧,对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可就成了填不上的巨额亏空。

这是两织造府财务亏空的重大根源。还有日常向皇帝请安贡物的花费,包括大量无价古董,古代名画书法和地方名产、所值银钱是难以计数的。

诸皇子、太监们也盯上了织造,盐政这两大块肥肉,用各种名义来勒索银钱。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八皇子一人,三年中就从两织造索取八九万两银之多,其他皇子、太监们就不用说了。这种情况,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有记录,如第七十二回中所写的曾太监周太监,以借钱的名义来贾府索要银两,都是张口几千两、几百两的,这还是少的。贾链说:“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

织造府还要主动向王公大佬们、上司、同僚各处打点。一年里支出的向各衙门送的“寿礼”、“灯节”、“代笔”等种种“规礼”、“杂费”就要二三十万两。

织造府人员在俸银之外,也要有“养廉”之资,按规定,织造府员的官俸十分有限,每年仅支俸银一百五两,纸张文具办公费一百八两,这个数目只是官样文字罢了,织造官员实际收入要比官俸高

了不知多少倍。贾府内眷赏桂花吃一螃蟹，费二十多两银子，刘姥姥惊叹：“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要够庄稼人过一年了！”可见，要维持贾府奢华糜费的生活一年没有若千万两银钱的进帐，如何打发的过去。

这样，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开销，织造衙署、盐政衙署年年亏空年年补欠，年年补欠年年亏空，积累下来就是惊人的数额。亏空可不是小事，李煦的奏折也说：“罪莫大于亏欠钱粮”。曹寅去逝前几个月奏折，表明了自己因“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病危时，他更是“以所该代商完欠及织造钱粮，可行性槌胸抢恨”，以致“气绝经时，目犹未瞑”。也就是说，曹寅、李煦都知道积欠巨额库银，是自家性命交关的事。

康熙皇帝是个明白人，知道亏欠公款背后的隐情，也清楚亏空与南巡的关系，所以始终对曹寅、李煦曲意矜全。康熙一死，雍正上台，曹、李二家失去皇帝靠山，境遇陡变，两织造的巨大亏空，是这两家致祸的主因，酿成雍正元年李煦被抄家，雍正五年曹寅被抄家，两家从此一败涂地。

曹的败落，主要是经济原因，但也有政治原因，与雍正朝局有关。

雍正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你死我活。雍正上台后需要巩固政权，必然对与他争位的诸兄弟以及其党羽严加惩处。于是死敌皇八子、皇九子先后被杀，党羽则被撤职抄家，监禁流放，这是政争的方面。另一方面，雍正政治之道与康熙不同，康熙以政为宽，雍正则以政为严。整顿朝纲吏治，也是雍正巩固政权的基本方针。这两方面，曹、李二家都牵涉上了。

李煦与皇八子有过交往，又亏空巨额公款，雍正元年又发生了李煦奏请控参以填补亏空之事，触犯了朝廷禁止私人控参的律例，当即被革职查办，抄家、退捕，没收房产，家属家仆变卖和赏赐功臣为奴，惩治是十分严厉的。在查办过程中，又查出李煦几年前曾给